

在營為精兵 在鄉是良民

帶著感恩退伍 自在過生活

▶作者洪金鳳（右）與自海軍退伍的李翌庭（左）歡喜出遊。
圖／洪金鳳



他告訴我，軍旅生涯曾經風光，也曾經歷過跌跌撞撞，但不論是好是壞，他都挺起胸膛勇於面對，就算當時是一片烏雲橫谷口，日後也會撥得

雲開見明月。即使有時候因為公事理念不同，而與同事有所磨擦，他也抱持事過境遷與不計前嫌的態度與人相處。他說：「服役軍旅二十多年要離開時，自覺心裡坦蕩，無愧於單位與同仁，更感恩國家對我的栽培與照顧。」現在的他，退伍後在台中合裕弄孫，也買了塊地自己耕作，還經常參加馬拉松比賽，日子過得歡喜自在。

與我熟識多年的連姓士官長，任職滿二十年申請退伍時，我與他聊一下他的生涯規畫，別看他平常一副什麼都不在乎的樣子，那天講起退伍的決定，態度成熟穩重且思考正向。他說：「在這個陽剛氣重的環境裡工作了二十多年，養成了一板一眼的生活態度，在工作上，我責無旁貸地負起我應負的責任，但在親子關係上，卻因為這樣的態度和孩子們格格不入，孩子正處於青春叛逆期，所以我決定離開軍中，回歸家庭，擔起一個父親應盡的教養責任。」

連士官長也表示，非常感謝軍中對他的培育，讓他從一個懵懂少年，蛻變成遇事可獨當一面的士官長，讓他有穩定的工作與收入，有能力娶妻生子、買房置產，退休後也讓他有了未來生計無虞。他的軍旅生涯中，因執行敦睦邦誼任務到過許多國家，也開拓了他的眼界與胸襟，並完成了環遊世界的夢想。他說：「如今因為家庭因素，解甲歸田，告別我喜愛的工作，實在不捨，退伍後會秉持在海軍養成的忠義精神，持續為社會略盡棉薄之力。」

我的先生李翌庭也在六年前服役期滿回國，看著他從一個家事白痴，經過摸索與訓練，如今變成家事達人，讓我刮目相看。想起曾在海軍服役的他，也經歷許多職務與任務，曾至法國接艦兩次，參與敦睦艦隊任務兩次，還任職過後勤修艦、國防部軍管政策單位主管，每個職務他都任勞任怨、克盡職責，為了讓他工作無後顧之憂，家中的一切都由我一肩扛起。

他申請退伍前，我也曾擔心他如何安排自己退伍後的生活，後來看他把家事處理完善，每日分配時間運動、上網下棋，還去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擔任志工，我現在放心許多。有時我們會閒聊從前與現在，他說：「非常感恩國家的栽培，感謝海軍給我用錢也買不到的經驗，我們的大兒子也進海軍任職，小兒子正就讀研究所，我的人生因為心中滿足而幸福滿滿。」外子的話也是大部分自軍中退休朋友的心聲，當不再是精兵了，就好好做良民，以感恩恬淡的心歡喜過日子。

【作者速寫】
洪金鳳，海軍技術學校聘雇人員，著有《每一天，都有美好的發現》一書。

快樂的榮車員

計程車滿街跑，掛著藍色圓形圖案「榮車中心」的車子，就代表著「安全、責任、保證」，這是塊金字招牌，也是老少婦女的最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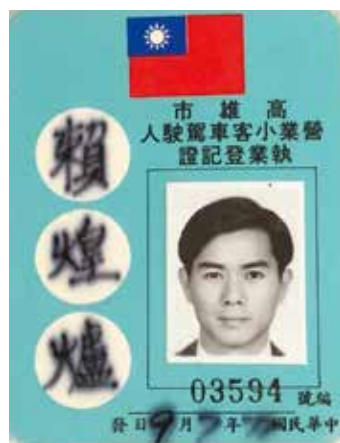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七十三年自海軍退伍後，我曾在不同行業中

蹣跚的摸索試探過，正好有位開計程車的老同事，一天他休息，讓我試開，車子開出去，就有客人招手攔車，客人上車就開始做生意，到達目的地後，「按表收費」就賺到了這一趟的車資。哇！那時感覺開計程車賺錢太容易了。

於是，我籌錢買了一輛二手榮車，每天開著車在大街小巷隨處轉，當一個「快樂的榮車員」，北到基隆、南到墾丁，都有我的足跡。早期沒有無線電叫車，完全靠巡邏沿街攬客，只有台北市和高雄市是按表收費，其他縣市都是議價收費。

開到臺北做生意時，人生地不熟，完全靠客人帶路。晚上則到當時的新公園休息，順便洗洗澡；那時候，臺北市路邊可以隨意停車且不收費，累了就在車上睡覺，也很安全。

我開車有一個技巧，不論是停紅燈或停車，絕不會讓客人感覺到我在煞車，很平穩的把車停下來，客人都會說：「坐你的車好



舒服，好像都沒有煞車的感覺。」

一天深夜，我在高雄市區載了一位中年人，往覆鼎金公墓跑，到公墓後他仍不下車，要求我往墳場裡鑽，沿著彎曲小路繼續往前開，左轉是墓碑，右轉是墳堆，當時我心裡只想著：「是不是遇到什麼了？等一下怎麼回來？」過了墳區，終於看到一個小村莊，客人付了錢，告訴我：「從另外一條路走就可以接到六合夜市，看著滿街的逛街民眾，心才定下來。」

計程車是最基層的自營事業，駕駛是老闆兼夥計，服務對象是庶民大眾，不管是誰坐上車子都一樣大，享受相同服務，但遇到急難事件，我也會馬上提供「即刻救援」服務，而且免費。

一次，空車在高雄大順路附近巡街時，看到一名婦女抱著小孩在路上跑，原來是小孩受傷要送醫院，有些計程車怕車子沾到血，不願意載，我馬上開過去接這對母子，然後一路按著喇叭，往醫院急診室衝，看著醫師把小孩接走後，

回歸自然 樂當田園藝術家

軍職退休後，我仍經常運動，主要是慢跑、登山、游泳、騎單車，卻有體能隨著年齡增長而消退，六十八歲的老人應已不適合再從事這些高耗能運動。去（二〇六）年夏至前的一個傍晚，我騎著腳踏車經過住家附近一塊空曠地前，途中遇到里長，里長問我要不要租一塊地種菜；望眼園欄內的地上，遍地石礫、雜草叢生，但土地已用塑膠繩分隔好，每一塊約三十坪，且每塊地都接了水管，方便澆水，我當場決定把地租下來。

古羅馬著名政治家西塞羅在「論老年」一文中，極力主張老人不應再從事激烈運動，並認為務農耕種是老年人最佳的生計方式，他說：「務農所能為人帶來的快樂，即使是老年人，想享受這種快樂也沒有什麼障礙。」田園詩人陶淵明曾寫道：「性本愛丘山，誤落塵網中……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……久在樊籠裡，復得返自然。」做官做得不怎麼順遂的陶淵明，最終也是回歸田園。

我認為，與大自然親近的喜悅，早就存在於人類的基因中。長久生活在都市中的人，也像關在籠中的鳥，時時望著飄渺的遠方，渴望飛翔在屬於自己的青山綠水間。登山郊



遊，正確的說就是回歸大自然。如今我退伍回鄉，能和一片屬於自己的土地朝夕相處，隨著自己的意思種植些沒有農藥的果菜，是多麼自然而愜意的享受。

種一畦菜園，是一種生活學習和生活態度，教人懂得踏實、簡約、樸實。彎身掬一把泥土，聞聞土香，看看大自然在作物身上所施的魔法，何止可以感覺到自然的神奇，那種感覺又何其豐滿而踏實。如此這般，菜園就不只是菜園了。不論種什麼果菜，過程都是一樣的，鬆土、埋基肥、播種（或種苗）、除草、施肥、除蟲害、授粉、幼果保護、架網，每樣都不輕鬆，都需要用上一份心，耗費一些體力，給予一些時間。西諺有云，沒有一樣好事，來得輕鬆；這句話用在

▲賴煌燭當年的計程車執業登記證。

圖／賴煌燭

我揮揮手告訴那位母親「小孩要緊」就離開了。

另一次，在臺中市大雅路，我空車跟在公車後面，看到有一位老伯伯騎機車跌倒，腳被公車輾過，連皮都不見了，血還來不及流出來，我立刻把老伯伯抱上車，趕忙送往醫院急診室，也是看著醫師把老伯伯接走，我就離開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此時我也感覺到踏實的幸福。

後來，我考上退除役特考，分發到學校擔任人事主任，一直做到六十五歲退休，雖然已經很多年沒有開計程車，仍懷念那段「運轉」時光，尤其計程車駕駛可以接觸各類人，增廣社會見識，是非常有趣、自由的行業，如果再有機會，我還是會選擇當一個「快樂的榮車員」。

【作者速寫】
賴煌燭，民國七十三年海軍士官長退伍，退除役乙等特考及格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六版「榮民園地」，歡迎榮民（眷）投稿，字數限二千五百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投稿請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」，本刊對稿件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glory@cee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臨江大道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獲採用作品，將同時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（http://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）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

洽詢專線：（〇二）二三三八〇八六一。

►承租土地享受田園之樂的吳惠民。圖／吳惠民

【作者速寫】
吳惠民，三軍大學（今為國防大學）國防管理七十八年班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譯組空軍上校副組長退役。

一年半來，我依照中國千年流傳下來的時序施作，分批種植了絲瓜、小黃瓜、紅豆、茄子、茼蒿、洛神花、蝶豆花、扁豆、百香果、山藥等，還在棚架腳下種了幾叢觀賞的玫瑰、茉莉、菊花，種類多得勝枚舉，三十坪的農地可同時種植二十餘種作物，每樣都是小規模耕作，自給自足剛剛好，偶爾還能送些給鄰居好友結緣，生活奇樂無窮。

種植一塊菜園，雖不至「晨興理荒穡，帶月荷鋤歸」，不過汗流浹背，手臂痠痛卻也是常事，然而體力勞動本身也有報酬，就是讓人精神爽快、身體壯實，且當餐桌上擺著自己耕種收成新鮮有機菜餚，口裡、心頭充滿著甜滋滋的味道，外人難以體會。

把一塊荒蕪的空地變成菜園，是一項工程，也是一種藝術創作。妥善分割一片菜園，土壤平坦而不傾斜，確保排水性夠好；然後在不同的菜園內種植不同的蔬菜，有抽高的玉米，有攀網的瓜類，有需架網以防蟲咬的葉菜，有地上蔓延的番薯葉和南瓜、黃花、紫花、綠果、紅果相間混雜，色彩繽紛，滿園生意盎然，這就是藝術創作。坐在棚架旁，靜靜地欣賞晨曦中的鳥鳴蝶舞，以及枝葉上的晶瑩露珠，這等田園藝術享受，唯我獨有。

農事上，尤其真確。有些種植技巧要上網或看書，有些要請教老農，有些要親自體會，更重要的是，要有一本農民曆，知道什麼果菜在什麼時候栽種。

把一片荒蕪的空地變成菜園，是一項工程，也是一種藝術創作。妥善分割一片菜園，土壤平坦而不傾斜，確保排水性夠好；然後在不同的菜園內種植不同的蔬菜，有抽高的玉米，有攀網的瓜類，有需架網以防蟲咬的葉菜，有地上蔓延的番薯葉和南瓜、黃花、紫花、綠果、紅果相間混雜，色彩繽紛，滿園生意盎然，這就是藝術創作。坐在棚架旁，靜靜地欣賞晨曦中的鳥鳴蝶舞，以及枝葉上的晶瑩露珠，這等田園藝術享受，唯我獨有。